

華南大眾讀物

一枝槍

黃慶雲著



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出版

715
1000



715.8
491

華南出版編號：(南) 0056

一 枝 槍

著 者：黃 慶 雲

出版者：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
廣州永漢北路一七〇號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廣州工人印刷廠
廣州西湖路九十八號

•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•

1-5,000(穗) 基本定價(甲) 1.50

8
491
去年農曆臘月的時候，我們部隊在雷州半島加緊練習渡海戰，準備解放海南。

我們拿出最大的決心，爲解放華南最後一個地方而作戰。那時敵人的飛機天天來轟炸，見人就掃射人，見船就掃射船。他們白天來，我們就夜裏練兵。後來，他們連晚上都來了，我們還是不停地練兵。

我們兩軍人，人人都不停地學坐船，泅水，水上射擊，團結船家，划槳……非常緊張。

爲了響應上級的號召：要把自己人變成水手，我報名參加了水手訓練。

我編排在第二大隊裏，隊裏的人都是從各個連隊裏抽調過來的。上級說：我們有六個星期的訓練時間，如果成績好，可以提前完成。我們那裏放鬆點兒時間，天天出海，天天演習。多過一天，我們的信心也加強了一大把，技術進步了，渡海決心也加強了。

農曆十二月廿七晚（二月十三晚），我們一船的四班人又去演習，等到午夜十二時，潮水漲

的時候，駛船出海。

那時，海上剛吹着輕微的南風，我們的船升起帆，趁着風駛出大海。走了六七里之後，風便停止了。

我們就搖着櫓，像平時一樣，同時也等着風。

搖了很久櫓，風終於來了，可是這一回它却是轉變了方向，而且挾着暴雨來，猛撲着船。

我們迅速的下了帆，打着櫓，準備把船搖回去。這一次風勢轉變得那麼突然，我們不能再海上停留了。

我們用力的搖着櫓，但是風勢也更大起來了，浪把船拋得丈多高，趁着風勢，愈拋愈離岸遠，水湧着進船來，雷州半島的影子，很快的逃出我們視線以外。

我們一面搖着櫓，知道這是無用的了。風硬是把我們帶開去。好些戰士停了槳，忙着屛水。彼此閉着嘴沒有一句話，在我們心裏，一秒鐘比一秒鐘緊張。

風愈吹愈猛，浪也愈打愈高，不知是雨還是浪花，打得臉上痛。船一時倒向左，一時倒向右，人一忽兒往這邊擠，一忽兒往那邊擠。排長向我大聲喊着，『把緊舵！』『把緊舵！』

有幾個在搖槳的同志，也大聲的喊了幾句什麼，但都給怒吼一般的風聲浪聲掩蓋了，彼此都聽不見。

我們八十多隻手臂猛力地揮動；我們這一船是水手船，誰也不暈浪的。我們叫喊着，大力划着槳，辱着水。但是也沒有辦法停住那船。船給風橫掃着，不停的飄流、震盪，我們用盡平生的力量，也僅能鎮着它不沉。

漸漸，風勢小下來了，方向却沒有變。船還是向前飄，什麼力都抓不住它。

我們焦急地想着：要飄到什麼時候？要飄到什麼地方去？

雨也漸漸小了，在夜間，越見得到處是水，到處是海。

突然，一塊陸地似的黑影出現在我們面前，誰的眼睛都睜大起來看。

排長用沉着而低重的聲音說，「同志們，大家準備，前面可能是海南島。」

大家來了一個激動的沉默。彼此緊閉着嘴，互相望着，我們都下了一個決心，這不是平常打仗時的殺敵決心，而是準備着一切的決心，那一切快就到來的。

排長停了一下，就說，「風向沒有變過。這準是海南島，要是船向島上靠，大家得準備着。」

排長的話沒有錯，他只是把我們心裏的話說出來就是了。我們眼看着風就會把船吹向那島上的。那黑影愈來愈大了。

我們在練兵時候，沒有帶砲上船。戰士們只有一部分帶槍，我連手槍也沒有帶。

但是我們人人準備着。

風向那裏衝，水向那邊流，一忽兒，船就着陸了。

雨還在細細地下，天上沒點兒光，黑夜覺得特別迷濛，也弄不清這是什麼地方。

排長迅速地下命令：『馬上登陸！我們回去不了。在這裏，碰見敵人就打敵人，碰上我們的游擊隊我們就和他們在一起，等我們的登陸先鋒營來！』

我們就一個個下水登陸。

離沙灘不遠，在昏黑中，模糊地可以看見三個敵人的碉堡聳立着。

排長又說：『我們把隊伍分開，第一班在這裏了解情況，其餘三班跟我走，往前面搜索村莊。』他還着重地加上兩句，『我們的槍不夠，盡量利用我們的槍，盡量保護我們的槍。我們得小心些，這不是平常的仗。』

我跟着排長去搜索村莊。

顯然這是一個很荒蕪的地方，我們搜索了許久，都找不出村莊來。

排長就對我說，『左文，你回頭去，聯絡第一班，叫他們來和我們合做一起。這裏沒有佔領的價值。』

我答應着『是』。我想起，我身上並沒有槍，心裏有點緊張。但是我並沒有說什麼，因為我

知道，一枝槍有一枝槍的用處。

但是，我還沒有做聲，排長早把他的衝鋒槍掣出來了，他說，『把槍掣去，路上要小心。』他把槍交到我的手上。

排長不能沒有槍的。我正在想囁嚅一句什麼話，他早又爽脆地截斷我的話了。『你一個人走路，把槍掣去。我們的人多。』

我擎着槍，走了出來，小心的摸着路。路黑得很，又濕又滑，我僵僵着，却也不敢延緩地走着。

最後，我走到敵人的防禦工事裏面了。這一下子，我就更小心了。忽然，我看見兩個人的黑影向我走來。我迅速地退下來，我伏着身子等他們。這麼黑，敵人和自己人都很難分得出的。我準備着，到他們走近了，我認得那是第一班的人。

我站起來，叫住他們，把排長的話告訴了。他們也告訴我，他們了解情況的結果，就曉得這三個碉堡裏都有敵兵守着，後頭還有一個營房。這裏是不能久留的，他們要上去報告排長，看看要佔領還是離開。

剛說完這幾句話，不知在什麼地方，『砰，砰，』的突然來了兩下槍聲。我們三個急忙分開走。我俯低了身子，向左邊走。

等一會，黑暗的大地沉寂起來了，那恐怕祇是兩聲冷槍。我摸索着走回原來的地方，但是已不見他們兩個了。

我還是繞了防禦工事往海邊走，去找第一班的人。那曉得走到了那裏，却不見他們一個。

我左邊是敵人的營房，我再往右走，那一帶都是海水圍着的岸。走來走去都看不到別的東西。

我想這一定是一個島或是半島，這麼小，恐怕還不是海南島。

於是，我握着槍，摸索着原路，回去報告排長。

但是，我們的隊伍一定是移動了。回到原來的地方時，自己人一個也看不見了。

我正在想想，我該往那裏走呢，四圍，就我視線所及，再沒有一個人影。我還在打算打算時，突然，我看見東方開始泛着一點白，我再不能猶豫了。天亮了，敵人會發現我了。

我望見靠左那裏有一個土墩，離敵人的碉堡羣有二百來米。這樣的地勢很好。雖然它比碉堡低些，却也容易看見敵人的動態，同時，也可弄清楚地勢。我擎着槍，往土墩那邊走，爬上去。

這土墩上有很少的樹，而且也不很高，頂高的還不過人頭。可是土墩上却是一堆草叢，上面一梭梭，毛茸茸，有點刺的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草，却正好給我藏身（後來人們才告訴我這是鳳尾草）。我爬到土墩上面時，天已大白了。我聽到碉堡那邊傳過來『一、二、一、』的操兵聲。

音，顯然這不是我們的人。

憑着長草的掩蔽，我看到敵人那邊的情形了。那還是三個碉堡羣，在它後邊却是敵人住的營房，敵人就在這營房左右操兵。

這是一個不很大的島，荒涼，平坦，沒有村莊。我們的人一個也看不見，要是他們在這裏，也沒有地方藏身的。往左邊却是另一個很大的海島，茫茫的海水把這邊分開了。恐怕那才是真正的海南島。我們的人一定都過了去，走向我們游擊隊那裏去了。指揮員會說過，到了海南島以後，往裏走六七十里，就是我們瓊崖縱隊的地方。但是，他們怎樣走過去呢？我又怎樣走過去呢？

我怎樣也沒有想過處在這樣的境地，一個不能打仗的境地。島上通通是敵人，祇要我一暴露，我就會成爲俘虜了。在我們，祇知道爭取當渡海作戰的英雄，那有想過飄海當俘虜的？

我估計一下自己的實力，我有一枝衝鋒鎗。昨夜才拏過來，還不知道裏頭有多少顆子彈。這時我馬上把它拆開來看了。真好，裏面是整整一大梭——二十四顆子彈——完全沒有動過。我胆子更壯起來了，更相信我能回到隊伍裏去了。只要不正面給敵人發覺，我可以摸出去，就算拏上一兩個敵人，還不是我的？而且就算死了吧，我總算沒有把生命白送，我會渡海作戰，殲滅敵人過來。

太陽升高了許多了，敵兵也演習完畢，向四邊散去。

我焦灼地想着怎樣走出這小島外出，揣測着昨天我們的隊伍怎樣走過去的，想了許久，總想不出一個答案來。漸漸，我覺得身體疲乏起來了，昨天整夜不會睡過，尤其是喉頭渴得不成樣子，從飄海以後，我的嘴就未沾過一滴淡水。

我靠在草上休息一回，可並不敢睡去。其實也沒有辦法睡得着的。我翻來覆去，休息一下，又看一下敵人的動態。

過了很久，我看見幾個敵人從營房裏走出來，挑着水桶，桶裏還放着水瓢。

那時，我的喉頭已經乾做一起了。彷彿裏面有火要冒出來。

正好，我正好看看他們往那裏挑水。

我的眼光跟着他們走，看見他們走下了碉堡，看見他們走了七八十米的路，看見他們在一口小井裏取水。

我看見他們往來幾次。

彷彿這是兩個世界。

我貪婪地看着，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了，漸漸，我覺得背上灼熱起來，太陽偏斜了些，把剛才覆在我背上的樹影移去了。

『糟糕！』我想，『這樣暴露是不成的。』我就往土墩那邊走——是後邊，那邊有更長的草，

樹也稍爲多些。突然，從那裏望下去，我看見幾個老百姓在走着路。其中一個是背了簍子的。另外有一個人還拖着一個小孩子。

我差點兒叫了出來。渡海的希望在我心裏燃起了。島上沒有村莊，這些人祇能從島外來的。連小孩子都過得來！

我再也不覺得口渴了，我睜大了眼睛，等着，等着，看看這幾個人怎麼走出島外去。

我這等待並沒有落空，後來，這幾個老百姓就向左邊走，走向約莫距離我藏身的土墩三百多米的海岸上。他們捲起了褲腳，抱了小孩子，慢條斯理的走過去。

水並不深，祇到他們的腳肚裏。

水也並不闊，祇是狹狹的一個小流。

爲什麼我早沒有發現這出路？

發現了出路，我的胆子更壯了。就藉住了兩株疎樹的掩蔽，我站了起來，望清楚對岸。那就是剛才的大海島。離岸不遠，就是村莊，一個接連着一個。最遠的兩個村莊相隔不到三里。

這自然是海南島！我的心跳着。

爲什麼我早沒有發現這出路？

我彎着身子，細細的看清楚了，海潮正在一層一層的往外冲，在對岸的沙灘上和石壁上留下深

深的、齊整的，一塊濕痕，這正是退潮的時候。只有在退潮的時候，這小島才能和大島相連的。但是，在潮漲的時候呢——

要是我能够在這個時候走過去啊！

不！我能够？

地堡羣敵兵的喇叭聲又送過來了。我祇能又伏下來。

要是晚上他又剛漲潮呢？

口渴、飢餓、疲勞又侵襲着我了。我伏在那裏焦灼地等。一面却頑強地握着那根槍。我祇想着，我一定能够過去的。我一定能够回到自己的隊伍去的。

我等着太陽下山，一直只聽到海浪打着岸的聲音，越近黃昏了，那聲音就越大。等了許久，太陽才落下山去。

來了，我想。我又爬起來去看那出海路。浪潮正在往岸上沖來，兩岸離得特別遠了。

他媽的，在這時候漲潮！

我找我剛才的濕線也不見了。

他媽的！

兩岸相隔差不多有一百公尺了。

潮還在漲，就是你躺下來，那喧鬧的浪濤也會告訴你。

我還等着，直到天色沉下來，彷彿是等了兩年。

我走下土墩去，我可還不能就去過海，我必須去井邊喝點水，我的喉太乾了呀。

我伏在地下，用雙手掬了幾口水喝。這幾口涼水叫我清快了好多。我提起精神，向左邊走，就是剛才那幾個老百姓過海的地方。

這時，天色黑沉沉的，一百米以外看不到人影。

——過去就是我們的隊伍，我想，要是沒有敵人來哩，只好拼一拼！——

我的心頓時開朗。我握着衝鋒鎗，我記得『征服海洋，消滅殘敵』的誓言，如今我又是一個自由的戰士了。那種正式行軍的心情來了。再不像是一個人摸着路似的，我蹲下來把布鞋脫了，往背後腰帶一搭，把槍靠肩擱着，走下水裏去。

這是一個很大的海灘，它是漸漸的向外傾斜的。

我在水裏走着。

水浸到我的小腿肚了，我還是向前走着。

水浸過我的膝頭了，我還是向前走着。

水浸過我的大腿了，我還是向前走着。

水浸過我的腰了，我不得不停下來了。

要是它再深下去呢？

我開始有些着急了。

才走了一小半路！

而且我又不大懂得泅水——最多祇能游得一丈多遠。

我望着前面的水，起碼有四五十咪遠。

我站了好幾分鐘。

回去麼？

回去了要做俘虜的。不，不能！我已走了一小半了。

我還懂得泅水，泅得丈把遠。

不！不能回去，寧可給水淹死也不能給敵人捉住的！

心一橫，我再也不考慮了。索性把槍一搭，平放在肩上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水真的一寸一寸的深下去。

我往前走，沒有回頭。

水終於浸到我的心口了。就是到了我的心口，那是最後了，它再不深了。我走向對岸的淺灘

上了。

我上了岸，我的槍好好的，沒有濕過水。

我蹲下來，想穿上我的布鞋。把手往身後一摸，兩隻鞋只贖一隻，那一隻在渡海時給浪沖去了。

算了吧，我說，把這一隻也扔掉。

我早在土墩上看清楚這邊的情形，這時便選了離開村莊的地方走。

然而，儘管如此，村裏的狗是非常靈敏的。不時可以聽到牠們的狺狺的吠聲，一隻以至到很多隻。狗一吠，我又偏一偏走。而村裏——大概是國民黨的軍隊吧，不絕的把手電掃射出來。我小心的避開他們，沒有給他們發覺過。

那是快過陰曆年的時候，到處可聽到鑼鼓的聲音。老百姓都很晚才睡，這對於我的走路是很不利的。

我一直都慢吞吞的走着，因為我離開了大路走。走過的地方不是石子就是粗草頭，把腳底燙得發痛了。我後悔把那隻鞋也扔掉。穿一隻也總比兩腳都光着好。

我們在海上練兵的時候，因為雷州半島的氣候暖和，用不着穿起棉衣工作，我們早已把棉衣的棉花拆了出來。交回連部。我身上只穿着夾衣。可是這時，因為剛才水濕過了，便貼在身上，

晚上沒有陽光，又恰巧颳着北風，吹過來，冷得不好受。

我又這樣走了十幾里，走得很慢，要快不得。

到下半夜，我找到了一座樹林，我再也不能走了，便躺下去睡着了。

這一覺至多也不過睡了一個多鐘頭吧，那寒冷的北風把我吹醒了。

身子打着哆嗦，我想，連躺下來也挺不好受。我索性起來，走他媽的幾里。

幾里之後，我再不能走了，而且天也快亮了。我便選好一塊小叢林，躲了進去。

要是明天給敵人發現了，大家拼了算了，我還有那麼多子彈——我想。

天剛亮，我看清楚了，這是一片甘蔗林，我便再深入一些。這樣密的樹林不容易給人看見的。

我還看了看地勢，這是一片平原，到處都是甘蔗林，倒是一個好藏身的地方。

經過一天一夜和疲乏、飢餓、口渴鬥爭，現在看見了甘蔗，好像久旱的田地遇着甘雨一樣，

我立刻把甘蔗拔起來吃，一條，兩條，不停口的吃，起初是甘香無比，而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到了

吃完第三條，甜味變成苦味，我的喉又渴又潤起來了，誰想到甘蔗不能一連吃三條的。

支持到了晚上，我又慢慢的走路了。我不敢快走，恐怕迷失了白天所看到的方向。而且也沒

有辦法快走，我的腳板已經戮破，腳一壓在地上就發疼。

走了二十多里路，我又找到了甘蔗林，在那裏我便停下來，等天亮。

第二天，我還是耐心地研究地形。這裏除了村莊和田地就是甘蔗林。地方越大，方向也就不易確定。我只有一個方向，一個決定，就是走到瓊崖縱隊那裏去，和他們合在一起打游擊，接應我們的隊伍來。我只有向前走，向前走。

但是，我的身體竟是多麼的弱喲！腳越來越壞，割破了的地方起了膿，踏在地上就是膿一片，血一片。腳踏在地上一步，疼痛就在心頭上。肚子餓，身體有些支持不住。

向前走！向前走！可是越來越慢了。起初兩天我還能走二十里的路，後來，我祇能走十來里了。而且，在那個時候，根本就不能睡覺。晚上，天是這樣冷，祇能抱做一團，早上，那裏還敢安心的休息？我隨時都有可能給敵人發現的。而且，我還須清清楚楚的弄清方向。晚上又要不走錯路，又要避開正路，避開村莊，和避開手電的掃射。

每天支持我生命的三條甘蔗如今已不是那麼甘美了。尤其是吃到第三條時，不得不因口渴而停止。然而，我還能吃什麼呢？

到了第五天，我不特疲乏和脚痛，而且頭昏眼花。我爬起來看看地方，幾次爬起來又重新躺下去，頭重得像秤錘。我躺下來休息——警惕的休息。休息了一整天，精神還是不能恢復。晚上，我擰起槍來，勉強走路，我也祇剩得握槍的力了。

我一步捱一步的走，捱是捱，但我覺得我一定離我們的目標近了。至少，是離開國民黨軍隊